

艾米七号

Amy, Number Seven

(美) 玛丽莲·凯 著
王斌 译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英语沙龙系列读物总策划：吴龙森
责任编辑：肖辅珍 李淑红
执行责编：郭 磊
责任出版：苏灵芝
封面设计：陈天红
责任校对：苏灵芝
插 图：徐 进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艾米七号 = Amy, Number Seven/(美)凯 (Kaye, M.)著；王斌译。—北京：世界知识出版社，2001. 12
(克隆人)

ISBN 7-5012-1656-8

I. 艾… II. ①凯… ②王… III. 英语—对照读物，小说—英、汉 IV. H319. 4: I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5839 号

图字：01-2001-0705 号

Copyright © 1999 by Marilyn Kay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Children's Books,
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,
New York, New York, U.S.A. All rights reserved.

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邮政编码：100010)
艺海打字服务社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：12.5 字数：230,000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5000
邮购电话：010-65265943
发行电话：010-65129295, 传真：010-65265906
定价：13.50 元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序

主任接过一份卷宗，打开查看了其中几页，然后合上，问道：“为什么给我看这个？这个项目十二年前就结束了。”

“也许可以重新启动它。”

“什么？所有资料都在那场火灾中被毁了。”

“有证据表明有些东西可能被保存了下来。”

主任饶有兴致地抬起眼：“是东西还是人？”

“这正是我们想让你调查的。”



第一 章

艾米不知道她是怎么到这个地方来的，也不知道她在哪儿以及她为什么会在这儿。可她却知道以前她到过这儿而且已经许多次了，所以她并不害怕。

她仰面平躺着，可以听到阵阵微弱的、熟悉的、有节奏的声音，就像沉闷的击鼓声；与此同时，她看到四周一片白色。但她分辨不清周围的物体，一层玻璃遮住了她的视线。

她的四周环绕着一层玻璃墙，玻璃很厚，如果她伸一伸胳膊或踢一下腿，就几乎可以碰到它。

被围在这玻璃里面并未使艾米感到不安。她知道这玻璃是保护她的，虽然她不能确定她需要什么样的保护。她所躺的地方柔软、温暖而舒适。空气清新甜润，肚子也已填饱，艾米感觉很安全。

但是——不对，出事了，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。一道橘红色划破了原有的白色，接着出现了更

多的红道子。她听到一种新的声音，一种东西爆裂的声音。现在她感到越来越热，太热了。

火！玻璃墙外一片火焰。火势越来越大，并渐渐向艾米逼近。她想喊叫，可嗓子发不出声音；她想逃跑，可她身体不听大脑的支配。隐隐地艾米感到这火比玻璃墙厉害得多，玻璃墙不能再保护她了。她被困住了，她会被火焰吞没，她会没命的。她体验到一种新的感觉——恐惧；她开始颤抖。

可能是这阵颤抖弄醒了她。她用力使自己坐起来。她仍然在战栗，尽管阵阵微风从她卧室开着的窗户吹了进来，她还是在冒汗。

但是，没有什么玻璃墙，也没有火。借助透过窗帘射进室内的微弱的街灯光亮，艾米可以辨认出自己映在壁橱门镜子里的身影，还有她的书桌，她的书柜以及她过去收集的芭比娃娃。艾米心里乱糟糟的，但有一个念头是清晰的——她应该扔掉她们。她已经12岁了，不该再玩芭比娃娃了。

她打开灯，爬下床，拖着颤巍巍的腿走到镜子前面。镜子里的映像更清晰了。她的脸有点儿苍白，额头上满是汗珠，不过她仍然是艾米·坎德勒。五英尺高，一百磅重。一双褐色的眼睛、两只耳朵、一个鼻子、一张嘴、整齐的牙齿，直发，也同样是褐色的。她在各方面都完全正常——除了一点：她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做同一个梦，至少一月一次，有时更频繁。白色、玻璃墙、轻柔的鼓声——对这些她已经习以为常。可是这次梦里多了一样东西——火。

现在她平静下来了，但刚才出的汗和战栗使她觉

得口渴。浴室水管里的水不解渴——她需要冰箱里冰镇有汽儿的那种。她踮着脚尖走到过道里。在经过妈妈的卧室门口时她屏住呼吸，南希·坎德勒与女儿之间有第六感应——当艾米在夜里起来时她似乎总能察觉到。

艾米走下楼梯，穿过客厅和饭厅，在厨房里扭开了明亮的顶灯，走到冰箱前。她拿出瓶装水倒在一个杯子里，一饮而尽；接着又倒了一些。

除了她自己的房间，在这所房子里，厨房是艾米最钟爱的地方。她喜欢这里的墙纸，上面印着向日葵和雏菊的图案，还有黄白方格的窗帘。炊具挂在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钩子上，屋子的中间摆放着一个旧式雕花餐桌和四把椅子。在这样的厨房里，艾米权当是住在一间林中小屋里，而不是在西洛杉矶共管社区里的一幢复式公寓中。

妈妈在厨房里摆放了许多工艺品，一面墙的边上摆着她从旧货市场买来的一个木架子，上面陈列着一些镶在旧式相框里的照片。艾米手里拿着水杯走到木架前面端详着那些照片。

她已经看过它们无数次了，但看着它们总能让她感到很舒服，温暖。它们大部分是她自己的照片，不同年龄的，有时是一个人，有时是和妈妈一起照的。有一张是她妈妈的单人照片——那是她的大学毕业照。

其中只有一张她爸爸的照片。他看起来很年轻——可能因为拍这张照片时他只有 23 岁，正是年轻的时候。他穿着军装显得很英俊。数不清有多少

次,艾米希望自己能继承他那漂亮的金色卷发。

她很想知道他现在会是什么样子。她永远不会知道了。就在这张照片拍了之后不到一年,在艾米出生前的两个月,他离开了人世。艾米的爸爸并非死于战争——他服役期间并没有战争。他死于一场愚蠢的车祸,这是妈妈告诉她的。如果爸爸是在战斗中牺牲的,她和妈妈还可以得到奖章或证书之类的东西来缅怀他,但因为他是死于发生在偏远乡下的某次普通的交通事故,她们什么也没有得到,甚至一个可以祭拜的墓地也没有。她们甚至没有他的其他照片,连艾米父母的一张结婚照都找不到。妈妈说她们过去住过的房子的阁楼曾经失过火,那还是在艾米出生前,所有的照片以及斯蒂文·坎德勒的所有遗物都在那场大火中烧毁了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火进入到了她的梦里,把她的梦变成了一场噩梦。

艾米现在注视着的这张照片是她们拥有的唯一一张父亲的照片,但是它并不能提供多少关于她父亲的情况。这是张正式的标准相,就像是为学校毕业纪念册而拍的那种照片,每个人都看起来假惺惺的,笑容一点儿都不真诚。艾米想从他的脸上找出些什么,一些可以显示出他性格的东西,但她很失望。艾米从他身上甚至看不到一点儿自己的影子。她多么希望能找出他们之间的一些联系,但无论她怎样认真地端详这张照片,里面的父亲都只是一个好看的人而已,像个陌生人。

艾米小时候曾经问过妈妈关于爸爸的事,但从未得到过满意的回答。他很好吗?是。他会讲笑话吗?

有时候讲。他会做侧空翻吗？我不记得了。他最喜欢什么味的冰淇淋？草莓味的，妈妈曾这样说。可后来，当艾米又一次问同样的问题时，妈妈却又说是加巧克力沫的那种。妈妈的记性这样模糊着实让艾米很烦恼。

艾米把照片放回到木架上然后走到窗口。今晚是不是满月？艾米很好奇。她最好的朋友和邻居塔莎·摩根曾告诉过她很多关于满月的传说。据说满月的时候会有许多神奇的事情发生。人会变成狼人，或者会产生幻觉，或者会发疯。很久以前，当艾米告诉塔莎她所作的梦时，塔莎曾指出那可能是满月造成的。艾米从来没有查看过在她每次做那个梦的夜晚是否有满月出现。艾米从未把塔莎的话当真——她朋友的想像力特别丰富。不过她还是想看看今晚的月亮什么样。

艾米拉开方格窗帘，但她还没来得及向天空张望，她的注意力就被其他东西吸引过去。

街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个人正面对着她家的房子。那人手里拿着一架照相机，相机的镜头正对着艾米。接着闪光灯一闪。

艾米扔掉了水杯惊叫起来，连忙松开窗帘，让它重新把窗户遮住。

“艾米？艾米，是你吗？”楼梯上响起慌乱的问话。很快，妈妈来到了厨房。“艾米，怎么了？”

“我看见个人。”

“你看见人了？在哪儿？”她妈妈紧张地环视了一下房间。

艾米用一只颤抖的手指指那扇窗户。“在外边。”当南希把窗帘打开时艾米移开了自己的视线。

“我没看见任何人。”

“拿着照相机的那个人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难道妈妈眼睛出毛病了吗？“就在街对面。”

“艾米，外面漆黑一片，连个街灯都没有。就是有人站在那儿，你也不可能看见他。”

“但是他刚才就在那儿！我确实看见他了。”说着艾米凑到妈妈跟前来到窗户旁边，她意识到妈妈是对的。艾米不可能看见任何人，她甚至看不清她熟悉的那棵正对着她家房子的大棕榈树。

但是那闪光灯……它确实存在，她肯定。接着她又不那么自信了。一只萤火虫也会发出那种亮光，其他的也许都是她想像出来的。

她感到妈妈在自己身边走来走去。“这么晚了你在干什么？”妈妈问。她把一只手放在艾米的前额上。“你感觉好吗？”艾米不知道妈妈摸她前额干什么。自从她记事起，她从来没有发过烧。

“我很好。”

但是，这时她妈妈的声音变得更加焦虑不安了。“你又做那个梦了吧？”

艾米有一次对妈妈提起她做的梦，后来她很后悔告诉了她。为此南希向她追问了所有她能记得的细节——玻璃墙摸起来是热的还是凉的？她知道鼓意味着什么吗？梦里她认出其他什么人没有？而且，每当艾米起床后情绪不好的话，妈妈总是问她是不是又

做了那个梦。

此刻艾米不想回答妈妈的问题。“不，我只是醒了，很口渴。”于是她记起刚才打碎了水杯。艾米看见地上的玻璃碎片。南希也看见了并很快行动起来。“别动，你还光着脚呢。”她拉出一把椅子让艾米坐上并把脚抬起来。然后她开始收拾地面，小心翼翼地把大块碎片捡起来，然后用一个手持吸尘器把剩下的碎片吸干净。

最后南希让艾米离开她的座位回到床上去。但艾米在那些照片前站住了，“妈妈……”

南希正在把吸尘器里的东西往废纸篓里倒，“怎么？”

“您怎么从来不跟我谈谈爸爸？”

南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想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倒没什么特别的。我只奇怪你为什么从来不谈起他。”

“因为……因为我不喜欢向后看，艾米。我不想总是生活在回忆里，你也不应该。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；它已经过去了，结束了。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些记忆而痛苦呢？”

“但是我甚至连一点儿记忆都没有！”艾米反驳道。

“这样更好，”南希说。“你就能向前看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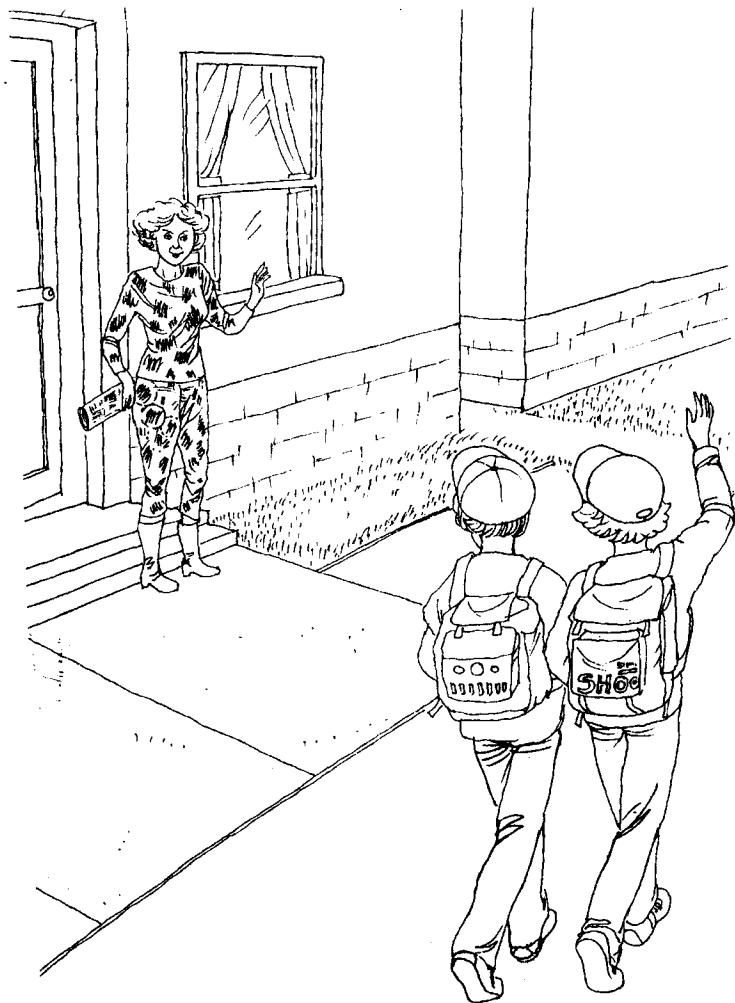
过了一会儿，躺在床上，艾米开始琢磨妈妈的态度。她可以理解并欣赏南希这种向前看不回头的态度。但这并不能解释她对她死去丈夫所保持的沉默。大多数人都喜欢回忆过去的快乐时光，即使他们现在

生活得很幸福，并且憧憬着更美好的生活。

当然，也有可能她父母的婚姻并不那么幸福。当艾米想到她有多少同学来自离婚家庭时，她能体会到某些婚姻会有多么不幸。也许斯蒂文·坎德勒并不太好。或者也许他和南希相处得并不很好。但是，即便那是一场不美满的婚姻，即使斯蒂文·坎德勒曾经是个坏人，他仍然是她的父亲，她想知道关于他的更多的事情。她妈妈可曾打算告诉她些什么吗？

困倦开始袭来，艾米并没反抗。也许今晚她会梦见爸爸。

她很快睡熟了，却什么也没有梦见。



第二章

第二天早晨门铃响了，是8:07，正好艾米的电子表显示的时间。艾米从餐桌旁的椅子上跳起来。“是塔莎，我得走了。”

但妈妈还没问完她的问题。自从艾米起床后她一直问个不停。她跟着艾米来到门口。

“昨晚你见到的那个人，”她又开始了，然后她又改口说：“那个你以为你看见了的人，你认识他吗？以前你有没有见过他？”

艾米拿起她的书包背在肩上。“妈妈，如果我并没有真正见过他，我又怎么会认得他？那不过是我的想像而已，是您自己说的，记得吗？”

“那么，也许你在你的梦中见过他。”

妈妈正说着，艾米打开了门。塔莎听到了对话的最后几个字，便热切地问：“你在梦里见到了什么人吗？”塔莎近来正在读一本释梦的书，她正热衷于这样